

周末鉴赏

●大千世界 ●奇闻轶事 ●茶余饭后 ●雅俗共赏



主

外匯兌換券

周末鉴赏

周末鉴赏

杨菊芳等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太原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6.5 字数: 130 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ISBN 7—5378 —0667 —5

1.645

定价: 2.95元

内

容

提

要

帮人看摊的女人

1

珍子的男人进了公安局，为什么，院里的人谁也说不清，只听说那天晚上，珍子的男人正一个人喝闷酒，喝着，喝着，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然后进来了来个警察，把他带走了。一个月后，珍子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变得那么艳丽，那么水灵，成为全市最大的个体服装市场的一枝花。人们说长道短，珍子不怕，她要撑起腰做人。然而事与愿违，珍子最怕的，也是女人最怕的事终于落在她身上……。

农村少女都市沉浮记……

10

迷朦的咖啡屋

17

迷朦的咖啡屋，原本是高雅的去处，肮脏的孔方兄，使它污染。君不见，艳丽夫人落水，纯情少女失足，芳香的掩盖下，却有见不得人的交易。这才引得，公安人员查六害，咖啡屋里除臭虫。迷朦的咖啡屋，原本应是清静。

摩托车的影子

23

私人汽车面面观

26

明星的汽车，乃是私人资产。明星的汽车，蕴藏也自非凡。笑星，未必因此而畅笑、歌星，未必为此而放歌、舞星呢？还有可爱的影星影后，却也都与这车有了酸甜苦辣，万千风情。

贪婪的棉纱

36

大墙无阻

43

高墙之下，一片独特的世界，大墙之中，一群犯罪的分子。向往光明、还是怀恋黑暗？渴望自由、还是梦想“出山”？不要以为，大墙内的世界便与世隔绝，请看，形形色色的罪犯，在这里正把生命的真火重新点燃。

名烟的震荡

83

鬼市

87

周末的夜晚，京城繁闹。繁闹的大都市，竟有“鬼市”。这鬼市，确乎有鬼，鬼市里，人鬼难辨。奔驰的摩托车，从鬼市起飞，鬼市的破烂堆，鬼影幢幢。你能相信吗？这“鬼市”，就在北京。你想知道吗？这鬼市，去向何方？

疯狂的迪斯科

94

帮人看摊儿的女人

范永林

“看那样儿，她倒挺美的，一点也不挂脸儿！”

“这小娘儿们，压根儿就不正经，听说……”

一个月以后，玲子变了，红枫巷的人们惊讶地发现，三十出头的人，独生女儿都上小学一年级了，可打扮出来还是那么艳丽、那么水灵、就象熟透了的桃子，一兜儿水。

这天，她穿着一件洁白的柔姿纱连衣裙，分寸适中地裹住她那高挑而丰韵的身材，线条明晰，连里边的胸罩也清晰可见。看那一头披肩的长发，飞瀑般地飘飘逸逸；那脸蛋，白皙细润、光泽；那眼，深潭似的；那睫毛，长长的，闪闪烁烁；那眉，弯弯、细细的月牙一般……真个是艳丽，妩媚，性感的时髦女郎！

这个女人好象是头一次出现在红枫巷似的。于是，人们都睁大了眼睛，定定地看着她，有的人看直了眼儿，看愣了神儿！

玲子在红枫巷大展风采，恰恰是在她的男人被抓以后，这确是大吊人们胃口的一个有趣课题。以前她可不是这个样子，人长得倒是不错，可总是朴朴素素的，清雅中透着

玲子的男人进看守所去了。为嘛？院里的人谁又说得清呢。只听说那天晚上，玲子的男人正一个人喝闷酒，喝着、喝着，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喊他：康平！康平！然后进来两个警察，二话没说，把他带走了。

三口之家，走了一个男人，孤儿寡母的，唉……再说玲子的厂子也不景气，在家拿50%的工资，康平这一进去，您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院里的婶子大娘们，寻思着这玲子的心里不定多难受呢，得劝劝她，可不能让她想不开。别太难受了，事已这样了，还得想想孩子不？再说有嘛困难，不是还有大伙吗……可一看人家玲子呢，也不哭，也不闹，脸上不挂一点儿象儿，好象压根儿就没发生这回事。你还劝人家？净瞎操心！

那就甬劝了吧！可这些娘们儿又不甘心，非得弄个水落石出，刨根儿问底，康平到底为嘛进去的？！

“我寻思着，一准跟她有关系，您瞧她那样儿！”

一股秀丽，从来不这样描眉打鬓，招蜂引蝶的，这是怎么了呢？难道……唉，女人啊，真是一个谜！

玲子扭扭地迈出了院子，往海河方向去了。她前脚刚迈出院子，院子里马上簇拥起几个女人的头，咬着耳朵，挤着眼睛，嘁嘁喳喳……

玲子的男人叫康平，在电冰箱厂上班。因偷厂里的冰箱零件，卖给个体户，累计万元以上。犯了，判了两年。小康人长得不错，挺帅气的，人帅手也巧，电工、木工、泥瓦匠没有不会的。电冰箱的零件，他家样样都有，只欠一个外壳了。要有外壳，他真敢折腾电冰箱！这小子贼大胆。所以，玲子拿50%工资在家呆着，他养得起。玲子可是个细致，有心计的女人。她总劝小康：“见好就收吧！别没完没了的，犯了可了不得！”他听不进去：“嘛？物价可着风地涨，你又拿50%，喝西北风啊？！人家大倒爷一倒手，一张条子就是成千上万，草民怎么办？自己解放自己吧！……”没想到，到大墙里边凉快去了。

于是，家里的彩电、冰箱、家具、手饰，凡是值钱的都抵了账，这回可好，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了。只是苦了玲子。爹、娘叫了几次让她带着孩子回娘家。可她，说什么也不去。她是个要脸面的人呢，说，没脸！

起初，玲子跟小康结婚的时候，娘家不愿意，说小康人长得满精神，可就觉得他不地道，不象个正经过日子的人。玲子却非小康不嫁。结婚后，玲子发誓要混出个样儿来，所以，跟娘家走动的也少了，除非逢年过节、父母生日，才去娘家点点卯；平日总推说忙，身体不好，累得慌……可不象她妹妹，有事没事成天往娘家跑，把门槛子都快踢平了。哼，白吃白喝，老娘高兴，老爷子喜欢……眼下康平一进去，更没脸回娘家了。

要说玲子这娘儿们也够可怜的，拿着几十元的工资，娘俩要顶门过日子，难啊！可话又说回来了，难就难点呗，谁让你爷儿们出事呢，这不是暂时的困难吗！娘家帮衬，帮衬，哥儿们姐儿们再小得溜地资助、资助，凑凑合合地过呗，熬两年，爷儿们出来不就好了！可没想到，她竟……唉，这个女人哟！

前天，一个中年男人钻进了她的家门。她倒大方，把门四敞大开，想让院里的人看看，我看她是作贼心虚，养汉就养汉呗，还充什么光明正大呢，嘿！……没多久，这个男人就走了。她才关门，拉上窗帘，黑了灯。

转天一早，人们见她的眼圈红红的，带着几分疲惫，忧郁和焦虑。然而，这丝毫也掩饰不住她的美丽。

滨江道人山人海，万国旗似的各种服装花花绿绿，撩人眼目。服装个体摊位是一个挨一个，从中原公司挤挤扎扎，一直排到南京路，想找个空当，难！在电子公司门前的一个摊位前，簇拥着一群人，这是一家专卖广东、上海、香港服装的个体，与众不同的是一位时髦、诱人的时装模特在兜揽着生意。只见她艳丽而不妖冶，豪华而透着高雅。三十来岁的年纪（其实不象，很年轻）浑身洋溢着一种成熟的女性之美。她，就是玲子。

玲子干起了帮摊的活，摊主就是那个钻进她家的中年男人。最初玲子不愿干这活，虽说是帮人家看摊，可在人们的眼里，干个体的有几个好人呢！让人说三道四，划不来，不能干！可又想，就凭这几十元的工资，打发不了煤水电和这一天一个价儿的油盐酱醋……反正是偷，不抢，不作贼养汉，凭力气挣钱。于是一咬牙，干！

从此，在人头攒动的滨江道，多了一枝花——一个艳丽多姿，勾人魂魄的个体皇后。她的摊前，从早到晚，人群不断，男男女女，沸沸扬扬。买主当然不少，可更多的是那些色兮兮的围观男人。他们溜溜着一双双色迷迷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胸、那臀、那腰、那腿……恨不得透过衣服，看个全裸！

玲子是过来的人，从这些男人的眼神儿里，她看出了门道儿，但她逃脱不掉。这些男人锥子似地盯着她，刺得她疼痛难忍，她想避也避不开，想逃也逃不掉。她真想大哭一场，痛痛快快地哭诉一下自己的委屈；她又想大骂一通，把他们骂个底掉：看嘛，看嘛！没见过女人，回家去看你妈妈，你姐姐，你妹妹……那才解气呢！可是，她不能，她是给人家帮摊，拿了人家的钱，每月150元，不算少啊。摊主说，生意好了还另加呢。

头一天帮摊回到家，便蒙头大哭一场。这是干的嘛活啊！让人家看、转着圈地看，看个够，还不能翻嘴，还得笑着脸皮，怎么这么贱！这么下作！这不是出卖色相吗？可是，我得活着，我们娘俩得吃饭，孩子得上学；不干，谁给这150元。再说，我结过婚，生过孩子，还怕他们看？看吧，让他们看个够，豁出去了，干！挣钱，吃饭，活着，干！……

头一个月，摊主给她150元，另加一个小红包，打开一看：50元。

“老板，这钱……”

“小意思，你干得好，这个月赚得多，多劳多得。”

摊主姓姚，叫姚志义，四十出头，中等个子，透着精明，看得出是个能倒腾的老手。他对待顾客，热情，大方，多少透露些诚恳，让人有“不会上当”之感。对女人，也不象别人男的稀不留丢地；对女顾客也是大姐长，大姐短地叫着，但试衣服时，却从来

不动手动脚，象有的个体户的男人赛的，给人家抻抻衣襟，抚抚肩——搂草打兔子，带捎着沾点便宜。而他让女人试衣时，总是转过身去照顾别的顾客，从不斜视人家，等试完了，才转过脸来，问您满意不满意……这些玲子都看在了眼里，觉得这个人还算规矩，原先在女人心里筑起的那道防线，也渐渐地消退了。

自玲子来了以后，摊前的招徕都由她来管，而他呢，退居二线，旁边抽烟去了。不过，他已感到玲子的威力所在了。他冷眼相看，玲子确实与别的女人不一样。她在摊前一站，不管你买是不买，都得驻足片刻——看看这个女人。看她，就得看我的服装，看我的服装就不愁卖不出去。尤其是那帮男人们，看服装是假，“秀色可餐”才是真。他在心里没少骂他们：他妈的，一个女人就勾了你的魂儿，买不买也得在我摊前站会儿，站就比不站强，只要这么一站，我的摊就红火了，自然买卖就兴隆了。常言道，十男九色。人嘛，要是我，这样的女人，也会多看两眼的……想到这儿，他又原谅了他们。于是，他把最新式样、最时髦的衣服，送给玲子，让她穿出来，给他当个活广告。

“玲子，明天穿这身，刚进的货。”

“那……我身上这套，明儿我拿来……”

“别，你穿了，就是你的了。”

“这……”

“你穿我的衣服，这是看得起我，我还能往回要？再说，你穿我的衣服，为是帮衬我啊！你这么一站，那买主就来了，我的货就出手了，这不是你的功劳？应该给你广告费，能不感谢你吗？”

“姚老板，您可真会说话。”

自打玲子来了，姚老板的收入月月递增，他乐不可支了。三个月下来，他跟玲子说了实话：玲子，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这几个，月月跳龙门！这，还不多亏了你啊！这么着，从这个月起，外加奖金！并

且，你主半个家当，咱得凭良心。

“姚大哥，这……”

“就这么办了，男子汉说话撂地砸坑儿。”

他倒好，说完这番话，就真的成了甩手掌拒的，把摊儿交给了玲子，绕世界转悠去了，挺放心地。等快下班了，他溜溜达达地回来了，帮玲子收摊。玲子把钱交给他，向他交代账目，嘛式样的衣服卖了多少件，一共卖了多少件，收款共是多少……他倒好：“行了，行了，把钱交给我就完了，用不着说那么细，信不过你，就不用你了。”几句话，说得玲子心里热乎乎的。

半年以后，玲子的脸色红润多了，也姿润多了，生活也富裕多了。可她也没少受累啊，一站就是一天，风吹日晒。下班后还得去孩子奶奶家接孩子，回家作饭；早晨送孩子上学……这些，姚老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个人看似大大咧咧，其实心细着呐。所以，他总是让玲子晚点来，早点走。以后呢，又经常不断地买点吃的，让玲子给孩子捎回去，象水果了，酱菜了，糕点了……玲子执意不肯，他生气了：“你还信不过我，瞧不起咱……”玲子只好收下了。

每到月底，玲子得请半天假去看她男人。姚老板从来都是大开绿灯：“尽管去，下午也别往摊上跑了，歇歇，摊由我来看。”最近两个月，都是姚老板主动提出：“玲子，今天早点回家，拾缀拾缀，明几个见了小康，给我捎好去。”说着拿出那条“金恒大”香烟给了玲子。

玲子接过了香烟，眼里泪花花的，不知是心疼小康，还是……

三

一天，姚老板领来一个年轻的妞，漂亮！玲子不知怎么回事。“姚大哥，这……”

“你一个人忙不过来，让娟子给你打个

下手”其实，有嘛忙不过来的呢，玲子一个人满对付了，又来了个娟子，莫不是……玲子这样想。

过了那天，姚老板给玲子派了新活。摊位让娟子看着，玲子对外联系货源，往厂家，公司跑跑……联系货源。提货这件事可不简单，姚老板是深有体会的。明明说妥了的事，说变卦就变卦，你是一点辙也没有。为此，姚老板想搞美人外交。他是把玲子看准了：她去办事，准成。果不然，玲子出马，马到成功。姚老板为此乐滋滋的，他就知道，玲子办这事有根，因为他研究透了这些男人。这些男人在漂亮女人面前一个个象抽了筋，断了骨，软了。货物源源不断地进；钱，汩汩地往姚老板口袋里流。姚老板发了，胃口越来越大了，他不满足这一方摊位了，他要做大买卖，赚大钱了。他想自己开业，建立服装店……他把这个想法跟玲子说了。并说：“我现在趁个几十万，这个底连你嫂子都不知道。”

“我……能帮您什么呢？”

“这个门面全仗你了，你得总管！”

“我可干不来，您不要把我举得太高！”

……姚志义到这一步可不容易。三年前从市政公司，自愿留职停薪干起了个体，至今已三年了。钱是没少挣，可累也没少受啊！眼下顺手了，好象轻闲了，刚干的时候，可没少嘬瘪子。不过这个人够眼的，能吃大苦，耐大劳，东跑西颠，求爷爷告奶奶，笑脸没少陪；白眼没少吃，可不象这晚了，财大气粗的。

姚志义的老婆吃劳保在家呆着。原先帮着姚志义看摊。自打玲子来了，也就回家不干图轻闲去了。以前姚志义成天野在外边，不到深夜不回家，她也不管不问。反正是挣大钱去了，管他呢。自打玲子来帮摊儿，也不知她的哪根筋过敏了，老是心神不定，疑神疑鬼的。瞅冷子到摊上看看，看看他跟她在干嘛？大白天地人来车往地能干嘛呢，要

不说老娘儿们呢！喊！其实呢，见了玲子她也不自在，尴尬尴尬地：“玲子妹子，忙……忙着呢？”玲子快搬凳子让坐：“干嘛去？大姐”

“我到劝业场买点东西呢，顺路……”

这回是到劝业场买东西，下回又是到滨江医院看病。反正总有词儿，不带重样儿的。其实呢，玲子早说看出眉目来了；是不放心她，怕她勾引她的爷儿们。您想，玲子是多透亮的人儿，连这点意思还看不出来。女人最了解女人了。

晚上回到家里，姚志义就骂她：“你他妈的脏心烂肺，什么玩艺儿！”

“我……怕你让她迷住！”

“去你妈的！”

“只要你不贪恋女人，我就放心了……嗨，玲子长得是俊俏，连我看着都爱，别说你们老爷儿们了。”

“废话！”说罢啪地一声关了灯。

他老婆最后这句话，说到了姚志义的心里去了。你想啊，这么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守在身边，他能不动心吗？他又不是是一尊泥胎。可是，他不敢，玲子人正，说话不走板儿，办事不出格儿，动作稳重大方。有时姚志义夜里睡不着想她。他就骂自己：别他妈的有几个臭钱烧得，人家是有爷儿们和孩子的，别做那缺德事儿，让别人戳脊梁骨：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可是一摸睡在自己身边的老婆，又有一种无名的厌恶感。唉！于是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

他想好了，先跑趟广州，到广州几家公司联系点业务。若是能带玲子去……太好了，恐怕她不去吧……不管她去不去，我也得把这层意思跟她讲清楚。

转天，他向玲子说了。并说，国家出差有出差补助，咱出差有辛苦费500元……玲子听了先是心里一怔，继而想到，我帮一个男人做买卖，风言风语就不少了；再跟他去广州，那还不弄得满城风雨？再说，上学的

孩子也离不开啊。姚志义执意劝她：自己也得练着点，趁年轻，不能光靠别人，一旦没有依靠了，就得自个儿出来盯着……玲子一想他说得也对。等小康出来，人家工厂肯定不要他了，怎么办？张着嘴喝西北风？我先闯闯路子，等小康出来跟我一块干。玲子早就这样想过。

她说：“这么着，我回家跟奶奶商量，商量。”其实，这是个活话儿。商量嘛？她是回家自己前前后后琢磨。这个女人有心计着呢。

半年的帮摊生活，跟周围附近的个体姐妹们也混熟了。多少知道一些他们里头的一些乌七八糟的破鞋烂袜子的丑事。××跟××还不是干个体干到一块去了，俩人在南方玩了个把月，回来还向人们炫耀这是度“蜜月”，可把人寒惨惨死了！我要是跟姚去广州，就是没事；回来也有事了。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小康回来怎么交代？不能去，绝对不能去！……可转念又一想，姚大哥不象是个坏人，这半年还品不出来吗？关心她，关心孩子，还有小康；再说，人家也是为她好，还给500元的辛苦费……要不就去……还是不去？要是小康在家就好了，听他的，可现在……苦命的女人哟，又掉泪了。

……去！跟他去，豁出来了！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小康还信不过自己的妻子吗？再说了，就是不跟他去广州，难道就没有闲言碎语了吗？！

回家跟奶奶一说：几个姐儿们作伴去北京办事，得去几天，别惦记着。老太太知道嘛？去就去呗！

……

这两天，姚志义的心神不定。他琢磨玲子为嘛不跟他去广州？是信不过我，还是怕我使坏？还是因为别的？……平日自己的言行有没有出格儿的，对人家是不是缺少真

诚？看起来人家跟咱还有一道分界线啊。也好，不去也罢，但也不能亏了人家，脸上不能挂着象儿，得表现出一个男子汉的大度来。唉，感情这玩艺儿，得慢慢地培养哟。想一锹挖眼井，一口吃成胖子？没门儿！

玲子居然答应了。这真是出他的意料之外，他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把广州之行的准备工作妥善安排好了。

启程了。姚志义满面红光，精神倍增。一身笔挺的灰色西装，金利来的暗红色的领带，深棕色的皮鞋，金属架的变色镜，活脱脱一港商的派头。本来吗，四十岁的男人，正是男人的黄金时代，最富有成熟、潇洒的魅力。他1.75米的个头，又不象有的男人过早地腆起了“将军肚”，显得那么臃肿，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他，满潇洒飘逸呢！

在飞机场，玲子打量着他。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看他：“哟，姚大哥，这回可是名符其实的老板了！”

“出门在外，就应这样。”他的心里注满了甜蜜。

……

他俩走在广州的街道上，俨然一对高雅的夫妻。在这人来车往，熙熙攘攘的繁华的异乡，他俩显得有些陌生了。广州的红男绿女的装束，真个是短、透、露，他们勾肩搭背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而玲子和姚志义虽然也肩并肩地走着，但总保持着一点距离。其实，姚志义有意拉玲子的手，玲子每每都机械地、顺其自然地脱勾了。街道上人挤人，人拥人，人潮涌起，人浪翻卷。两个人忽儿靠拢了，忽儿又散开了，象那支孤单的小舟，在人海中忽上忽下，忽左忽右……

他俩小憩在滨海的公园里，一条绿色的长椅，拥挤着两对恋人，他们视若无人，相搂相抱地亲吻着。他俩在一方石凳上坐下来，他为她剥了一个桔子。他点燃了一支万宝路。

此情此景，她看在眼里时，虽是结完婚的

人了，可跟康平从来没有这样的浪漫。她心里说不清是艳羡还是妒嫉；此情此景，他也看在眼里，在他心里也掀起了小小的波澜。他有老婆，可从来未恋爱过，从来不知道恋爱是一种麻滋味，他真想再恋爱一次，真正地恋爱一次。

小憩过后，他们乘“的士”来到华夏贸易公司，非常顺利地办妥了业务事宜，他们还准备再去华林商厦作一笔买卖。然后，他带她在广州好好玩玩。

他们住在了红花酒家高级宾馆的1201、1202两个豪华的单间。

奔波了一天的玲子实在太累了，她匆匆地洗浴，准备休息。

奔波了一天的姚志义却精神十足，他躺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他想着……

夜深了，广州是座不夜之城。街上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人流不息。然而，红花酒家的1201、1202房间，寂静异常，灯已熄；人已睡，只有那墙壁上的自鸣钟在嘀嘀答答地响着。

玲子睡了。

姚志义呢？没睡。他那眼园园地睁着，香烟的红火一闪一闪地。她在这远离津门的异乡，想起了女人……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女人。“笃、笃、笃”玲子的房间响起了极轻极轻的敲门声。

屋里静静地，没有一点声响。

片刻。

“笃、笃、笃，玲子是我。”还是没有一点回响。

楼道里静寂极了，即使这轻微的敲门声也传得很远很远。他怕惊动了服务员，于是迈着轻轻步子走了。

当他的脚步声消失以后，屋里的玲子哭了。第一次的敲门声，她已经听到了，她先是一惊，敏感地坐了起来，她知道是他，予想的毕竟发生了，她做好了自卫的准备……又响起了第二次敲门声，并听到了他的声

音，确定是他无疑了。但她冷静多了，漠然处之，以无声的反抗回敬了他。当她听到踏踏的脚步声消失以后，她才委屈地伏在床上哭泣起来。她哭了，哭作一个女人真难呐，这是过的嘛日子，就是为了几个臭钱吗？女人难道就得……？！不，我有孩子，有丈夫……哭着哭着，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梦中，小康回来了，看到家里的彩电、冰箱等物：“他们没搬走？”看着家里的一切，他走时家时有嘛，现在仍然有嘛；他走时家里没有的，现在也有了。他疑惑不解地看着她，笑了，然后把她拥到了怀里。他偎在他的怀里哭了，哭得是那么伤心，那么委屈，那么痴情……她醒了。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天亮了。他来了。

“玲子，起来了么？”

玲子开了门，他走了进来。他神色异常尴尬；她神色安然若素。他负疚地：“玲子，昨夜夜里我……请你原谅……”

玲子闻后哈哈大笑：“嘛事？嘛事？我睡得跟死狗似的，嘛也听不见，76年地震我都没醒！哈哈……”

玲子在他面前从来没有这样肆意笑过，今天是怎么了？这笑把他笑蒙了……

“的士”向华林商厦奔驰而去。在车里她谈笑风生，似乎昨天夜里任嘛也没发生似的，显得是那么亲切，使他有一种温馨之感。他的心理平衡了，一种负疚感释然了。于是，他又举止如初，谈吐如流。

在华林商厦的生意又是出奇的顺利，餐桌上签定了一年的合同。由广州定时寄货，按质议价，保证货源不中断。这又保住了姚老板在滨江道一条街的霸主地位。至于利润吗，那又不在话下了。

七天的广州之行匆匆而去，要不是玲子嚷着要回家，他还得盘桓几日。于是姚老板抓紧时间带玲子玩遍了广州的名胜古迹，吃遍了广州的大馆子；又为玲子采购了广州的最流行，最时髦，最新颖的高档服装……

在一个风和日丽早晨，飞机离开了广州的上空，向着北京的方向飞去。

五

自姚志义与玲子一走，把摊儿就交给了娟子。娟子也不含乎，尽管她还缺少玲子那种勾人魂魄的魅力，但她能咋唬，口甜，也同样能把男人女人拽住。你听：“哎，买来吧，买来吧，买不买您啦看看啊，真正的广州货，货真价实，保退保换！”您刚驻足一瞥，她马上就：“大哥，大姐您喜欢哪件，我给您拿来试试……”就这样买卖就成了。

娟子的嘴厉害，像一把刀子。有那些嘎小子们说便宜话：这小的可不如老的，老的有味，迷人；这小的呢，还嫩着呐，一股子青性子味，喂，哥儿们，您想尝哪个……娟子马上回敬他们：去你妈的！净胡浸！把嘎小子们骂跑了。

姚老板不在，买卖照样儿做活泛了，这就是能耐。要说呢，也应该姓姚的这小子发财，他用的人个个顶用。别的个体无不羡慕地说：“姚老板火眼金睛啊，看人真准呐！”有的玩笑着说：“姚老板是伯乐啊，专门发现千里母马，哈哈……”

不管怎么说，反正姚志义这一走十来天，钱，一个子儿也没少赚，娟子立了大功。

姚志义刚走，她老婆还不知娟子的底细，怕娟子把买卖干砸了，常跑到摊上来帮帮手。后来一看娟子不简单，也就放心了。其它摊主们又开她的玩笑：“大嫂，想姚老板了？”

“去你妈的！”

“姚老板在广州有玲子陪着，您还不放心？”

“您要是寂寞得慌，小弟跟您去作伴！”

“少放你娘的屁，有种你就去跟老娘作伴，你敢吗！”

玩笑归玩笑，回到家一看冷冷清清的，这心里也确实不是个滋味，不由泛起了一股不可名状的思虑——玲子她……

姚老板回来了，一看娟子干得不错，打心眼里高兴，忙把从广州带回来的一套时装给了她。娟子美美地接受了。

晚上，姚志义洗巴洗巴就钻了被窝，他好够累的了。十来天的奔波、劳碌，虽说吃香的喝辣的，还有漂亮的女人陪着，可一回到家里，就象撒了架似的挺不起个来了。刚要迷迷糊糊地睡着，就听见她老婆坐在沙发上呜呜的哭泣声。他一翻身坐了起来：“哭嘛？哭嘛！哭我没死在外边！”

“你要死在外边倒好了！”

“有嘛事你就说！光会嚎丧！”

“我问你，你跟玲子一去十来天，你们是怎么过的？”

“怎么过的？一天天过的呗！”

“别放废屁，你跟我坦白，有事没事？”

“有事！没事干嘛去呢！”

“呜呜……你是想成心气死我啊，我死了你就省心了，好再娶一个……呜呜……”

“快睡吧，别他妈的疑神疑鬼了，明天咱去姥姥家，姥爷过生日！”

“你还记着姥爷的生日，没良心的货！”

“不记着，我急着回来干嘛？你没看见那两瓶茅台？！”

“真的！是给姥爷买的？”她的脸开始由阴转晴了。

姚妻脸上挂上了笑模样，不哭了，擦把脸上了床。姚刚一伸手摸她。“别碰我！去找那个狐狸精去！”

“你这娘儿们就是脏心烂肺，人家可是个清白的人。”

“哼，清白？到广州跟个爷儿们玩了十来天，多清白啊！”

他赌气不再理她，翻过了身去。她又吃不住劲了，扳着他的肩头：“哎，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她干没干那事？”

“哼！别他妈的瞎扑叽，人家可是个正派的娘儿们！”

“真的没事！”说着，她啪地一声熄了灯。

六

玲子跟姚老板干服装个体，一晃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了。在滨江道个体服装业里，姚老板可算得上是头把交椅了。财大气粗自然不说，慷慨解囊捐款赠物的事也确实不少。仅就在教师节捐款支教就是上千元。于是被选为区级先进，成了个体户的模范人物。

买卖越干越大，越干越红火。这心气儿也越干越高。于是出了高价租下了滨江道的两间门脸房，干起了新潮时装商店。自称经理，玲子任副经理。营业员吗，除了娟子以外，又以每月200元的高薪招聘了两名高中生和一名跑外的业务员。

新潮时装商店开张了。鞭炮声足足响了半个钟头，鞭炮的碎纸屑铺满了足有30米的路面，轻淡的烟雾弥漫，温馨的药香，香遍了半条滨江道。

自打开张以后，新潮时装商店每天是宾客盈门，熙来攘往，一派红红火火的兴旺景象。姚老板乐在脸上，喜在心头。

新潮时装商店可比那服装摊气派多了。仅仅开张半年，姚老板的钱包就鼓涨起来了。但他决不亏待了玲子。玲子的月薪已涨到500元，生活富裕了，折子上已存了五位数，家里高档家具，电器——俱全，她只等小康回来了，让他看看这个家——是她一手操劳下挣来的，让他不用再为这个家而发愁了。小康是为这个家而进去的，我对不住他，这回，也让他……她美美地想着，今年的“五一”，小康就到日子了，他就该回来了……她等待着。

……

转眼的工夫，“五一”节临近了。这些日

子她美滋滋地，干活麻利，腿脚快，精气神儿倍足。这一点，姚老板看在眼里，也替她高兴。

五月九日是小康回来的日子。五月八日姚老板就让玲子提前回家。说：准备，准备，好明儿个去接小康。玲子说：“接嘛，又不是不认识家，说好了，他自己回家。”

“那好，明天下午5：00我在随园酒家为小康接风洗尘，别误了，我在门口等你们。”

“又不是功臣，接嘛风，洗嘛尘！”

“一言为定啊，明儿见！”

早晨，玲子喜滋滋地去市场买菜，小康回家好吃饭。她买了鱼、肉、虾，还有小康最爱吃的酱猪肚，当然还有一瓶好酒罗。随后，又去奶奶家接来了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家，来个大团圆！

玲子没想到小康早上九点就到家了。小康一进红枫巷，院里的婶子大娘们都从屋里跑了出来。这个说：“小康，你可回来了，你再不回来，玲子……”

那个说：“小康有福气，玲子成万元户了！”

张家大嫂说：“玲子干个体，你知道不？”

李家大婶说：“玲子跟一个姓姚的去了一趟广州……”

小康顾了听这个说道，又顾不了听那个讲道。顿时脑袋轰轰地响，昏昏地转悠开了。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急不可耐地：“大娘，玲子她……”，“大婶，玲子怎么了……”“她跟姓姚的怎么了？有嘛事？你们说啊！说啊！……”

上次玲子去看他，送来那条金恒大香烟，说是姚大哥送的。他曾有过一点疑虑，玲子平日不接触男人，也没见过她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难道我不在家，她……掏出钥

匙开了门，走进屋里。嚯！家里可真是变样了，比他在家时还讲究，还气派。她哪来的钱？给人家看摊，能挣这些钱？她又跟姓姚的去广州……哼！这个臭娘儿们！

他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婶子大娘们的议论还在他的耳边回响，大男小女在背后指指点点，嘁嘁喳喳的景象又在他的头脑中重现！玲子她，难道真的……啊！天哪！

他六神无主地来到了桌前，发现了玲子写给他的留言：“康平！我去买菜，你先歇会，等我回来。”小康气得昏头昏脑，信手抄起笔来，在这张留言条写道：“你回来，我就走，这两年你干的好事！明天法院见！”写完，甩门而走了。

大约十时过点，玲子领着孩子兴冲冲地满载而归。一进院门，几个聚在一起的女人的头，马上散开了。于是，又在门缝里露出了半张窥探的脸，还有在窗子上挤扁了鼻子往外看的，还有那个娘儿们在角落里嘁喳……玲子感到了异样。

进到屋里，小康不在。奔到桌前，发现了字条。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突然抱孩子痛哭起来。

她太伤心了，别人不理解她，丈夫还不理解吗？她为的嘛？还不是为的这个家！两年来，她是挣了不少钱，可这钱来得干净！不是卖身挣的！等你，盼你，等来的是什么？盼来的是什么？是不理解！是离婚！啊，老天呐！谁明白我啊！我向谁去诉说啊！做个女人怎么这样难呐！这样难呐！

她绝望地哭着。孩子瑟缩地偎在妈妈的怀里，眼泪象断线的珍珠，嗒嗒地滴着。可怜的孩子啊，你不知道在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

明天，在等待着她，明天会怎样呢？

也许，明天是美好的……

农村少女都市沉沦记

杨菊芳



“照顾老人吗?”

“不。”

“看小孩吗?”

“不。”

“做家务、洗衣服做饭，怎样?”

“不。”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位涂脂抹红的农村姑娘不屑地转过身子。

“我这活倍儿轻省。可挣大钱，干不干? 要干就上车。”

姑娘钻进了那男子桔红色的“菲亚特”。

“叫住她! 那不会是好去处!” 刚从劳务市场采访归来的我，心急火燎叫出来。

比我对黑幕更加谙熟的同伴稳稳地一笑：“如果这正是她寻觅的‘好去处’呢?”

80年代的中国，数十万农村少女，从贫瘠闭塞的黄土地涌进都市。

繁华的都市给了她们什么?

劳动的机会。温饱。彩电。冰箱。吸尘器。时装。舞厅。高楼大厦。繁花似锦的公园。琳琅满目的商场。生活方式的改变。眼界的开阔。智力的开发。

但都市不是盛开着玫瑰花的伊甸园。都市里也有生存的激烈竞争，穷和富的两级分化。明灭的鬼火，陷人的泥淖、阴霾、雷暴、冷酷、邪恶。

一些农村少女在都市文明的熏陶下，脱离了落后和愚昧，进入了现代人的行列。

可是，也有另一些少女却在都市罪恶的诱惑下堕落了，成为腐蚀和污染社会的霉菌。

绝境中的挣扎

古城墙边，立交桥下，“坚决取缔非法劳务市场”“严禁私拐乱雇”的招牌旁，一大片外地的流民。站着的，蹲着的，坐着的，有的脚下一捆铺盖卷，有的手上一個小包袱，

本地人在他们中间溜来转去，用苛刻的眼光挑选着自己需要的劳动力。雇佣双方在讨价还价，加上旁听的，便聚成了一小堆一小堆人群。忽然，响起了尖厉的警笛声，仿佛是从天而降，一大队警车、自行车和身穿制服或臂带袖章的公安工商街道治安人员在一霎间就拉起了一道严实的网。网住了在场的所有雇主和雇客，也网住了这四个四川姑娘。

满满三大卡车流民，被“卸”在一个宽敞的大院里，七月的烈日下，所有人面壁垂手而立，接受审查和训斥，到都市来“淘金”的她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落到这个地步。

她们本在一家个体餐馆帮工。干了三个多月，老板还不开钱。她们几次讨要，老板才悻悻地给了她们一人20元，说剩下的给代存。

“我们不干了。开钱吧。”四个姑娘一块“挑工”。

“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 美死你们。要滚就滚。要钱没门。‘伙辞东，一场空’，这是规矩!” 老板极蛮横。

于是争执起来。老板娘带领另外的帮工，把四个姑娘连踢带打撵了出去。四个姑娘哭着去找派出所。派出所让找工商。

工商来了人，和老板是老相识。老板娘打开可乐殷勤款待，又塞上两包“希尔顿”。

工商的脸一黑，问四个四川姑娘：“有健康证吗?”

“啥子‘健康证’?”

“没有你们咋上饭馆干? 这是违法的。每人罚款150元，没钱? 跟我上所里走一趟。”

四个姑娘不懂法，不知道违法的不是她们，而是老板和那个工商部门的败类。她们害怕了，哀求说：“别带我们走，您行行好……”

四个姑娘哭着走了。在那个非法的劳务市场，她们企望找到新的饭碗，没想到赶上

了“大抄”。

每人罚款 20 元，这一下剥尽了她的所有。教育释放，她们就在街头流浪。她们变得蓬头垢面。没有人愿意雇佣她们。难忍的饥饿迫使她们向路人伸出羞涩的手。

月上柳梢。一个男青年围着她们转了三圈，然后问：“每人三块，去吗？”

用不着解释，她们就明白了去干什么。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都市，这种事情她们都听到和看到过。

有学者指出，人有五种需求，第一便是生存。

当生存发生危机时，无法顾及廉耻。

四个四川姑娘跟着这男青年走到一个建筑工地，被分给了四个民工。

从此她们和这男青年建立起了“协作关系”：男青年为她们介绍“主顾”，她们从男青年手里领钱。当然是经过抽成的。这男青年就是这一行中的重要角色，俗称“皮条客”。

她们在都市以每月 100 元钱租下一间房，建起了自己的“家”。白天在家休息，晚上出外“工作”。荒野、公园，立交桥的桥洞，单身汉的宿舍，个体旅店……都留下了她们滚压的痕迹。都市中还有一些隐蔽的专供干这种事的巢穴，黑社会早已营就了自己的地盘、组织、秩序和生活方式。开放的都市提供着不绝的客源：外地来的民工、小贩、商人、企业家，甚至国家工作人员。偶尔也有本地人来偷尝野果。有了钱，她们便开始用都市的物质重新塑造自己：口红，胭脂、眼影、发胶、女神香水、梦丹娜美容霜、爵丽的羊绒大衣，银梦的真丝套裙……随着包装水平和技能的提高，她们接客的档次和价格也日渐提高，而钱也就赚得更多了。以往用劳力拼死拼活得不到的，如今用肉体轻而易举就得到了。

因绝境被迫堕落尚情有可原，无可原谅的是在走出绝境后，却把随落当成取利和享

乐的手段，人的趋利性在其某种意义上和昆虫的趋光性相同。而社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实呢？社会的负担实在过于沉重。可以惩治不当，却不能给每一个人提供正当的出路；可以闸住黑暗，却不能给每一个人都安排光明的去处。社会只好把难题交给它的成员：在合法的贫困和非法的富裕面前，你选择哪个？

天使的沦落

并非所有的罪恶都是“迫入歧途”。也有这样的堕落者，她们的行为是出于一定程度的主动。从农村进入都市，从浑黄一片进入花花世界，从单纯进入复杂，从蒙昧进入开化，从传统进入现代，新的社会环境在她们的心灵上引起剧烈的震荡，从贫困中过来的人，物质占有欲往往加倍强烈。在梦寐以求的物质的诱惑下，她们不惜滑入深渊。

小红，一个美丽的山区姑娘。为了 4000 元彩礼钱，父母逼迫她和一个比她大 12 岁的鳏夫结婚。借口去县城买结婚用品，她出走了，到都市的一家个体服装店做了店员。

老板是个 30 多岁的辞职工人，商品经济给了他数以万计的钱，全套的家用电器，一日三餐美酒佳肴，随心所欲的享受，却不能给他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他的老婆是个远近闻名的“泼辣货”，性情刁钻古怪，夫妻间常常发生“战争”。那女人一旦发怒，便拍桌打凳，摔盆砸碗，撒泼打滚；骂起人来，两三个小时不重样。

某日，又一次夫妻大战后，老板悄悄来找小红，说带她去广州进货，小红跟他走了。

坐“的士”，下饭馆，上舞厅，听流行音乐，逛游乐场……比夜晚的广州街头那五彩的霓虹灯更缭乱的，是小红的心。老板带她吃，带她玩，也向她拆说婚姻的痛苦和对她

的爱。在白天鹅宾馆的席梦思床上，小红献出了自己的身体。

于是，她的心理发生了一种奇异的变化。在老板面前，她不再卑躬不再拘谨，而取得一种平等的地位。在友谊商店，她让老板送她金项链，在流花宾馆，她让老板买翠戒。她穿上了数百元一套的高级服装。还理直气壮地向老板要钱，有时也趁老板不注意，从他的钱夹中“抽”几张。广州玩遍了，老板又带着她到珠海蛇口深圳。小红无比愉快地享受着奢侈的现代都市生活。在这些沿海城市，她也发现了那些靠肉体挣钱的女孩子，其中许多人的相貌都比她差得远。

一个月后，他们打道回府。火车离终点越近，老板越显得心事重重：“咱们的事怎么办？”老板试探着问她。她虽然是农村姑娘，却有着不亚于城市姑娘的聪慧。她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自己能够得到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得到的。“给我500块钱，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老板喜出望外。

带着全新的“行头”和一笔不算小的钱物，小红走出火车站。火车站的西边就是国家开办的三八劳动服务总公司，小红只徘徊了片刻，便踏上了另一条路。不久，黑社会里多了一朵花，叫“红牡丹”，新鲜，漂亮，当然要价也高得惊人。

寻找哪个星座

城乡差别造成了“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经济、文化、思想、生活等多方面的差异，在极少数“乡下人”的心上还产生了仇恨。报复城市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破坏、滋事、偷窃、抢劫……总的原则只有两条：得不到的，随便毁坏；能得到的，尽可能地攫取。

这个坝上少女是到城市来给自己挣嫁妆钱的。进入城市后，仇恨却产生了。“凭什么总是乡下人伺候城里人，而不是城里人伺候乡下人？”干活的时候她常愤愤地想。能不干

的活她绝对不干，必须要干的活她千方百计少干，给雇主家洗衣服，没人盯着就只投一水，洗碗池堵了，她用通厕所的揣子去通。稀饭熟了，给自己盛出一碗，然后往锅里掺生水。照看的幼儿从床上摔下来，她堵住孩子的嘴不让孩子哭出声。电灯白天晚上都开着，让自来水白白流淌，把议价食油倒进下水道，用半盆洗衣粉溶液洗一件衬衣，好让雇主多破费些钱钞。一家把她解雇，她又走进另一个家。城市的家庭太需要劳动力了。甚至顾不上挑选。这反而使她更仇恨城市：“城里人没有好东西。”

出于对城里人的仇恨，她决定要利用一回这个年逾七旬的老头。老头的妻子患了不治之症。儿女们不在身边，她被请来照看病人。很快她就发现老头并不爱自己的妻子。每隔两天，老头才到妻子的房间象征性地看上一眼，而平常对妻子的饮食起居全不过问。但是老头对她却慈爱大度。老头把自己的妻子交给她随心所欲地处置。自己家的所有房门——对她敞开。

在都市她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公主跟着一个流浪汉走过一座城堡，公主问：这座城堡是谁的？流浪汉告诉她：是一位国王的。如果你嫁了他，这城堡就是你的。其实，不需要都市文化的这种启蒙，她从自己生活的环境和社会关系中，就懂得了这个道理。如果她能够嫁给她的男主人，哪怕仅仅是一个形式，那么这个家，家中的财富，以及这个城市，就可以属于她了。

任凭动弹不得的女主人沤在屎尿里，她照常到老头的房间里调情。一身滚圆的肉，一张粉嫩的脸。撒桥、装痴、媚笑、浪语，每天她三遍胭脂三遍粉。三伏天，只穿一件紧身小背心，让两个鼓鼓的奶子在老头眼下颠来晃去。收拾碗筷时，故作失脚，把身子投进老头的怀抱。一天深夜，女主人从梦中醒来，叫了半天小保姆也没人应声。女主人挣扎着下了床，到丈夫的房间，小保姆躺在